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一月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杜文彬 孙家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 5.6印张 123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0395-X/K·07

定 价: 2.20元

目 录

张之江回忆录·····	张之江 (1)
张之江的一生·····	庞玉森 (21)
张之江与中国武术·····	庞玉森 (41)
天津纺织品批发业的兴衰·····	高孝伯等 (53)
解放前天津大纱布庄概述·····	李焕章 刘嘉琛 (70)
天津谦祥益概述·····	宋广林 (81)
津沽画家传略·····	刘芷清 (95)
我与版画·····	杨元 (118)
赵元礼生平事略·····	刘炎臣 (128)
书法家吴玉如的一生·····	吴同宾 (137)
忆天津音乐家杨芝华先生·····	陈嘉瑞 (148)
广东音乐在天津·····	陈嘉瑞 (162)
·小资料·	
忆张幼宸先生·····	张澜生 (69)
天津著名画家张城事略·····	于昭熙 刘炎臣 (127)
赵元礼谈养生之道·····	刘炎臣 (136)
张和庵作画·····	张藩锡 张藩祚 (172)

张之江回忆录

(一) 策动滦州革命 响应武昌起义

辛亥年，随军秋操大演习，陆军第二十镇由奉天新民屯开拔，经过山海关师次滦州，正值武昌起义。当偕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振扬、张树声、郭凤山、龚柏龄、周文海、石敬亭、李德盛诸同志决定在滦州起义，响应武昌。复经清廷派军机大臣吴禄贞^①驰至滦州宣抚，经吴禄贞一番慷慨恳挚的鼓励和策勉，革命情绪益增浓厚，多数同志主张积极发动，成败与否非所预计。继由孙中山先生代表白雅雨同志衔命抵此宣慰鼓励一切。是时在召集之大会中，公推冯玉祥同志为滦州方面军之总参谋长兼临时召集大会之主席，王金铭为滦州起义军之都督，施从云为滦州方面军之总司令，余为骑兵指挥官。

雷庄一役固予清兵一重创，以助革命军之声势而寒清廷之胆，但在清廷肘腋之下，后续重兵如卢永祥、王怀庆等部陆续增调。源源接济，革命孤军苦战，毕竟众寡悬殊，结果王金铭、

编者按：张之江系原国民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后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这篇回忆录是张之江亲属提供的，撰写时已达八十高龄，是篇未竟稿。本稿在发表时，进行了标点和分段，除改正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外，均按原稿照录。

① 吴禄贞曾任第六镇统制，未任过军机大臣，恐系军机大臣派吴至滦州之误。

——编者注

施从云、白雅雨等数十同志惨遭汉奸王怀庆等包围杀害，所有爱国革命同志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矣。

张之江脱险重围，化装逃亡上海，企图参加北伐。滦州革命军受挫后，清廷下令严缉逃亡的革命分子。余只身化装，头置假发辫，戴瓜皮帽，换着商人服装，携带简单行李，潜赴秦皇岛。斯时各地清兵侦缉革命分子极严，犹如天罗地网难得逃脱。甫入旅店稍息，清兵继而踪至，照例检查追究一番。去后，余看光景必须快走，迟缓则祸患莫测，当即付钱与茶房，请其代购船票赴烟台或上海均可。回报云，烟台船已开走，仅有驶沪之船（别号“大肚子”），但客位已满，停止售票。遂婉言请托茶房向船上通融，自购芦席一张，铺置于煤仓炭堆上。旋即接洽妥协，偕茶房帮携行李上船。抵码头时，目睹清廷守兵提刀持枪盘查森严，余行李共计三件，内尚有兵学书、制服等件，携行时，竟未计及关卡之检查，心中默念早知有这些手续，决不携带此项物件，但时势迫切无可如何。当即由负责者斥令一声检查，向余示意问道：“哪是你的？”余用手指明。又喊“放下！”余心中感觉今日恐难度过此关矣，只好听天由命而已。码头上负责人（或系领袖）头戴红缨帽，身穿开系袍，随从提刀者二人，向余个人盘诘后又说：“打开你的行李。”斯时余故作镇静：“我行李中并无私货，你要检查请你自己打吧！”检查人即将余之长捆的一件动手开解（斯时余默祷上天恩佑，行李中多系革命逃亡之证），唯一生死关头，只在转瞬之间。余目睹检查人解至尚余最后中间一扣时，斯人竟仰面稍停，若有所思，继而用足踢蹴行李，向余示意曰：“去吧！”余即呼帮助人曰：“扛起快上船！”以后引入煤仓，坐在特设之苇席上，多付小帐给旅店帮助余之茶房，欢欣接受，感谢别去。

投，大义昭然，着人事科存记，听候任用”云云。旅店住候有日，川资行将告罄，既无消息，只好北返。即经青岛、济南，便道遄归故乡一行。斯时适逢清廷退位，共和告成之消息传来矣。

（二）调解晋绥齟齬和肃清惯匪

冯玉祥同志现任北京政府拱卫军备补团第一营营长，余到京与冯晤面后，即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对于军事学术又下了功夫研究一番，如远战、近战、火器战、白兵战、古代兵经等等。一九一二年调充绥远将军府参谋，与老同学张树声同工于晋北东路司令部。树声个性直爽率真，因与晋省派来之魏参谋意见不合，发生齟齬，致起冲突。魏参谋含怒回晋，该方面竟藉此事诬控树声以阻挠裁兵之罪名于北京军政执法处。旋接该处电调树声去京审讯，临行之际余恳嘱树声对于晋方捏控罪名，万万不可承认。去京后约两周里，接到树声来信云，业已认供七条，反复详审，罪情严重，足以致死而有余矣。

盖晋方与绥远张将军因事权关系，往往发生磨擦，酿成纠纷者往往有之。晋方竟欲藉故置树声于死地，姑给张绍曾将军以难堪，泄其积怨之愤恨。余深思熟虑，觉得此案之正义得伸昭雪与否，公谊私情所关甚大，势须积极策进设计挽救。认定挽救此案之主要关键，系于余个人之设计扭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策划既定，决计由隆盛庄防地驰赴绥远一行，谒晤张将军面陈一切。斯时京绥路火车仅达阳皋县，距绥远尚有二百余里，一般行程至少又需三天，究用何法比较最快，就是骑快马而已。近来正值剿匪所得之战利品，得到快马一匹（甘草黄色，龟背大鬃尾，别号“盖草地”又名“大尾巴狼”），并备代价伍

拾两，陈司令评价。由防地距绥远三百余里，预计一日行程从容可达。虽然当初入伍即在骑兵科受训练，专门学习已有十余年的经验，象这样的快马是我平生第一次遇见（原系股匪首领所有，代价甚巨，经过围剿歼灭遂得此马），其步伐交换与寻常的快步（即颠马）、跑步的马大不相同，完全是正式的大走，它的四条腿只做两条腿用，左面两条腿为一组，右面两条腿为一组，只分左右，不分先后，走起来只有左右跃进，并无先后空隙，其速度之快可能与摩托车并驾齐驱。上午六时出发，下午约三时到达绥远，抵将军府时，围观此马者甚众。

当谒张将军，面陈此案胜负关系，并建议挽救办法，请陈司令代表赴京一行向某某疏通疏通等等，俱蒙准如所请。张将军当即亲笔致书于东路陈司令希义，书毕付余携带，星夜驰归，将信函面达陈司令，备述张将军推重之意，诚恳陈说树声之事关系种种，希望伊火速去京，并建议到京之后进行方法与步骤。陈司令对于我所建议与计策深以为然，立即向张将军去电请假赴京，并保荐余代理东路司令。旋奉复电所请均予照准。陈司令到京后疏通结果，真相是非大白，诬控死罪得以减免，树声全案彻底昭雪理直而告终结。

在代理晋北东路司令官任内，奉绥远将军府密令，兼应地方人民之控告，请求惩办抚匪百余名。原系陈司令官希义经手所收抚之积匪，按彼时新制，编成一大连，原意冀其悔罪改过，弃恶向善。詎意收编之后，仍不改伊等之匪行，绑架勒赎劫掠，时有所闻，致使察绥边区一带民不聊生。本司令部与绥远将军府均接有地方人民之控告与呈诉，当奉将军府严格密令，飭即认真查办严惩，除恶务尽，务净匪源云云。

综合边区地方人民先后控诉各案，均经彻查明确，再再慎

重考虑，衡之法理，依据人民呼吁请求除暴安良，责无旁贷，当即召集营长以上主官会议，决为整饬国家纪纲，遵行上级命令，应允地方人民之请求，决定实行严惩，以伸法纪而安善良。当拟定于四月一日乘点名发饷之际，一律拿办，就地正法。届期如议办理，并电复绥远将军府备案。因此之故，察绥蒙疆边区一带盗匪大为敛迹。在余负责期间所辖边区一带人民，咸能安居乐业，颇有路不拾遗之景象。在丰镇县、隆盛庄地方，人民五十岁以上者概能记忆之。

（三）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叛国称帝，云南宣布独立，声罪致讨。余适充四川将军府参议，因与冯玉祥同志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同患难关系，特应陈宦将军调邀来川南赞襄军务。斯时蔡锷（松坡）总司令率兵入川，其部队编制为护国军第一军，实际兵力仅有三个梯团，每梯团以四营步兵为基干（并附有特种兵）；李烈钧（协和）同志率第二军继之，为第二线，其编制与第一军大略相同。而袁逆入川部队为三个整师（第三、第七、第八），三个混成旅（第十六、第十五、第三十九），号称北洋精锐，兵力数额大于护国军数倍，颇有众寡悬殊之势。冯玉祥所部为第十六混成旅，实际兵力为步兵二团，炮兵一营，机关枪一营，工兵一营，主要干部多为辛亥滦州起义之革命同志，名虽一混成旅，实力约万余人。当时部署在宜宾、纳溪之线。关于革命军一般战况颇形不利，为扭转革命全局计，惟有策动冯玉祥部队起义响应护国军，如此革命军声势既壮，实力又增，且对袁逆作釜底抽薪之计，一举两得，战局可能好转，促进革命早日成功。双管齐下的问题，尤应积极促成四川省宣告独立。

果能早日实现，再造共和势必急转直下。本此企图与冯玉祥同志熟筹久矣，冯深表同意。

驻宜宾时，冯曾遣参谋长蒋鸿遇偕同宜宾教会美籍教士为代表，前往横江与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同志接洽，结果不得要领而还。再蒋参谋长鸿遇为人固属长厚，又为刘云峰同志的同乡同学，但究非革命同志，隔靴搔痒，绝对谈不着心情，难以得到要领，必须重行选派真正革命同志为代表，再向刘云峰同志接洽。人选问题如一时想不到合宜者，余效毛遂自荐愿赴横江一行。冯同志深以为然，当即拟仍烦罗教士偕同前往。余婉辞曰：彼此系革命同志，当然可能直接畅谈，绝对勿庸外人作伴，当即偕同第一梯团派来之联络副官伍彪（百锐）同志前往。觅雇肩舆两乘（双班轿夫），即日下午三时许，由宜宾旅司令部出发驰赴横江。

是日晚约八时许抵达横江第一梯团本部与刘云峰同志相晤，纯诚感召，一见如故，当即邀集该团支队长邓泰中、杨葵同志等及少校以上主要干部，聚首一堂，餐叙畅谈约至十一时许。刘云峰同志原拟招待余住宿梯团部，翌晨再作归计。余云值此革命工作紧张时际，我们为革命服务处处需要开快车，夜以继日兼程并进，即请其代雇小船一只放下水回宜宾。余代表冯玉祥旅长与刘梯团长约定，绝对积极协力，促使革命进展，并告以余回宜宾后决定即趋晤蔡锷总司令，遂握别。船行一夜，拂晓已达宜宾，冯同志见余归颇欣慰，当告以接洽经过，极端赞许。并侦悉滇军有反攻企图，仍积极备战。余之意愿万万不能重演误会，即向冯同志力陈亟须毅然响应革命军，正式宣告起义，讨伐叛国称帝之袁逆，目前当务之急要在以所部实力积极援助松坡直辖之革命军。余又力陈本军须积极与护国军总司令

战况显著不利，后方接济极为渺茫，通讯联系已中断将近两周，以弹械缺乏后援不济，屡屡遭到逆军曹锟、张敬尧等进攻，情势至为险恶。为维持火线保全声势计，迫不得已乃在铁筒中燃放鞭炮，以掩惑敌方之耳目。一面向梁启超诉说苦衷，一面责唐继尧不应坐视。松坡军之现状，前逢数倍于我之劲敌，后方联系断续不明，孤军奋战死拼苦撑，颇有补给无望弹尽援绝之势，其艰苦危殆概可想见，宜松坡之面容备形劳顿也。

余此次代表冯玉祥同志访晤松坡，竟以号称北洋善战之劲旅实力应援，决非徒托空言者可比，实与松坡及革命全军一最大之慰藉与鼓舞，可谓攸关革命全局危而复兴之转折点也。李烈钧（协和）同志在世时，每逢与余相晤面时，不称名号，均以“大洲驿”呼之，盖纪念余与松坡相晤地点之重要性也。余与松坡畅谈多时，并共进午餐，关于冯同志为人及其革命历史，所部实力装备、组织训练，极致扼要详尽；关于今后革命行动，作战方略，在革命战争中，悉惟松坡之马首是瞻。松坡亦将起义经过，护国革命大计，目前应当进行步骤，畅叙靡遗。目前先决问题须积极促成四川独立，此点能早日实现，革命胜利必致事半功倍。此与冯同志所见不谋而合，甚觉愉快，即选派川南巡阅使陈铭竹同志与余偕行。

此行，陈铭竹同志除代表松坡答访冯同志外，并预计余偕陈同志由宜宾连袂赴成都，协同努力积极策进促成四川省宣告独立。冯同志所部决拟暂编为护国军四川讨逆挺进军，必要时移防成都。所谈种种征得焕章（冯字）同志同意，即可逐步加速进行。蔡总司令立即给冯同志亲笔信一件，大八行十数页。在归程前，伍彪同志持来巨封一大包送交于余，他说：“汝可先看看。”余当谓百锐曰：“这封信比在途中所遇唐教士带的

那信分量是大不相同的，所以那信看不看无关紧要，这封信才真值得看一看。”同发一笑。伍同志说：“蔡总司令极赞许你的热诚和意见，并谓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说你可真算一个。”行装整妥即向蔡总司令告辞，偕陈、伍两同志由大洲驿启程，约第五日下午抵达宜宾，陈铭竹代表答访面晤冯同志，余将蔡总司令之亲笔信面交。冯同志详细阅毕，极感兴奋，关于松坡一切计划主张完全同意，绝对照办。余遂谈及途中路遇唐教士的那信，冯公云，你判断的很对，实在不错，付之一笑。宜宾住宿一夜，预整行装，以便翌日启程。

翌晨偕陈铭竹同志起身赴成都，兼程行进，约三昼夜到达成都，立即向陈宦将军痛陈革命趋势，以大义相敦劝，促其当机立断，提前响应蔡锷总司令，直接间接多方设计为护国救民请命，早日宣告四川省独立。于斯夜以继日多方奔走，竭尽平生最大之努力，深得湖北刘一清同志之赞助（刘亦曾参加辛亥革命之老同志，与陈将军有僚属关系）。经各方面之督促劝进，约两星期之时日，竟得陈宦将军同意，毅然决然将四川独立电报发出，正式宣告四川省完全独立。袁逆立即下令将四川将军陈宦撤职查办，遣缺以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骏接充。冯同志所部暂编为四川讨逆挺进军，由宜宾移防进驻成都，第一梯团进驻宜宾，并由挺进军抽调强有力之一部编为狙击兵团，任余为该团司令，积极部署待命出发。周骏利禄薰心，甘愿附逆，效忠洪宪，背叛共和，受逆命后，由重庆出动向成都进犯。

余奉命率护国讨逆挺进军狙击兵团由成都出发。启程之日，承全省会悬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响彻街巷，各界人民约万余步出郊外欢送出征讨逆，将士因大受鼓励，倍增踊跃赴敌之兴奋。我兵团抵达龙泉驿时，正与周骏部队相遭遇，立即

迎头予以猛烈之痛击，逆军不支纷纷溃退，旋即奉令暂在龙泉驿布防待命。翌日接到后方送来后方报刊载袁世凯逝世消息，系用红色字排版，标题大书“袁世凯天夺其魄”、“袁世凯竟遭天谴”等字样。凡我革命同志精神意志感受莫大欣慰，益徵“有志竟成”之古语不我欺也。再造共和，胚胎民主，基于此矣（四川省独立，袁逆活气死，共和庆再造，奠定民主基）。

〔附注〕冯同志玉祥所部原为辛亥滦州起义革命同志的集团，原编制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所属步兵两团，另有补充兵一团，炮兵一营（山野炮十八门），机关枪一营（捷克式二十四挺），迫击炮一连（六门），工兵一营（编制同步兵）。原属第三十九旅之步兵第二团复编并于本旅，所以名虽一混成旅，数额约万人以上。^①

（四）廊坊起义讨伐张勋复辟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冯同志因遭掌权者之嫉妒，先期已调往正定担任巡防统领，遗缺以杨桂堂继任。冯离职之日，旧部均感愤恨不平。闻张勋复辟，北京已挂龙旗，全部官兵尽皆喜形于色，人人决心起义讨伐张勋复辟，立即派遣代表赴正定欢迎冯同志归还复任。一面紧急措施召集连长以上主要军官联席会议积极准备，本营任讨逆先锋（骑兵）领导出发向丰台、万庄方向前进；一面与同时起义之陆军第八师联系，由马厂开来，立即以京汉铁路为标准划分战区，以专责成。铁路以东由本旅负责，铁路以西由第八师负责。在此时际杨桂

^①当时的十六混成旅，尚无补充团编制，该团系1917年援闽时所设。

——编者注

堂旅长奔走京津间，长时未归本旅，乘此时机毅然发动起义作用，专待冯同志玉祥归来，攻势防御完成，可能不误机宜，立即将讨伐张勋复辟通电发出。是日下午接得确息，张勋方面派定五列兵车开赴廊坊。

得此消息，立即出兵准备迎头痛击，并选择有利于我方之良好阵地，破坏铁路拆去铁轨，一俟敌之先头列车出轨，包围缴械歼灭战之种种准备计划完成，骑兵全部先行出发占领阵地，按照预定计划，积极完成一切必需之各项工作。是日入夜更深十二时，侦悉敌兵已在万庄下车，当即准备进攻万庄。

翌日上午八时，冯玉祥同志已由正定归来，立即报告经过，将阵地概况遍历一周。旋张绍曾将军亦只身到此，关心革命前途，倍加鼓励慰勉。于是攻击目标改向万庄。关于动员准备更加详尽，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于次日拂晓进攻万庄。

翌日拂晓根据划分战区，偕陆军第八师并肩指向万庄进攻，约十一时与敌接触。张勋所部号称辫子兵，清廷时代之发辫迄未剪掉，留作忠君之记号。激战约一小时许全线纷纷溃退，迄至夜晚跟踪追击，已越过丰台、黄村之线。张勋即于是夜逃匿荷兰使馆。迨战斗部队逼进京城内外时，始由混乱状态逐渐趋向安宁矣。

（五）郑州歼灭赵倜夜袭军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四月下旬，本旅（二十二旅）驻防郑州，赵倜乘虚夜袭，予以反击歼灭战。

北洋军阀赵倜督豫以来，与其胞弟赵三麻子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民不聊生，贪污横行，罪恶多端。迟迟未及声罪致讨者，并非姑息养奸，实以时机未至有所等待。本旅

为陕西督军冯玉祥所属之一部，驻防郑州犹如赵倜眼中之钉、心腹之患。此次侦悉余之实力尚缺半数（宋哲元团留陕未来），考虑久之，以为有机可乘，决定选拔精锐实行夜袭，以作先发制人之计，所谓出我意外攻我无备。是日正值冯督军玉祥查防到郑州，并有靳云鹗同驻郑州，名虽一旅，兵力不足，因其驻郑较久，以东道主自居，预备西餐为冯督军洗尘，并邀余作陪。正在行将入座之际，见靳旅长面色惶惶，匆匆自外来找询冯督军何在，余仅告以冯之地址，未便询其所以。及靳与冯晤面后，冯马上要地图展开，按图研究敌人相距不过二十里内外，立即划分战区，铁路以南由余负责，铁路以北由王笑予旅长负责，靳云鹗驻郑州城策应各方，按照地图指导。完毕，不暇吃饭，冯督军立即告辞回陕督运援兵，余等均即按照划分战区发布紧急集合命令，快速出发，沿陇海铁路线东进达到郑州东南二里岗时，与敌遭遇。激战约半夜，迨黎明时余之正面因敌众我寡，势已不支纷纷退却，敌之炮弹超过余之上空向我后方击打，余之正面受伤官兵陆续撤退，见有机枪连全部退回，余问该连长刘兆凤说：“你要向哪里去？”他说：“我向旅长这里来要听你说。”余答应说：“好，全连向后转，六架机关枪大间隔布置新阵地，无目标不放枪，目标不显明不放枪。”这么一转变，敌人不知虚实，未敢近逼，居然支持至下午约三时许，陕军邓宝珊部驰援到达，增加到我方兵力最薄弱处，全线比较稳定多了。

激战六昼夜，旷日持久究非良策，速战速决是为得计。在危急险要关头，曾一度接到靳旅长电话问我这里怎么样，我说我这里还可以支持，他说他那里岌岌可危，现在宋哲元团长已经来到，最要紧的宋团长决不能向你那里去，黄河北岸

敌情很紧急。我一听既然如此，势须顾全大局，即在电话请宋团长接电话，告以此后归靳旅长指挥。宋接到此命令，立即按照新命向黄河以北之敌开进迎头痛击。敌受创甚巨，缴获枪枝不少，立即决计全线总攻。

实行总攻之日，预定在拂晓以前大举进袭，跃出战壕冲锋陷阵，侧重使用白兵，转瞬之间敌阵全线瓦解崩溃。紧接下令跟踪追击，越过中牟县进抵开封，对于省会大施肃清。

（六）惩处察哈尔前任都统张锡元之变兵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任都统张锡元部队因北京政府发表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之令，立即兵变。在那时代此项事司空见惯，并不以为稀奇，养成背叛作乱、割据分裂之惯例，因此酿成祸国殃民之惨剧，罪恶滔天目不忍睹。自袁世凯当权叛国以还，代代相沿，效尤成风。但西北军向以爱民国自任，对此叛国作乱之恶风气，能不疾视痛恨乎。遂决心为国家整纪纲，为人民伸正义，吊民伐罪，除暴安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当即向冯督办玉祥说明此意，请调列车运兵，亲自带领开赴张家口。冯督办立即应允余之请求，即传令给宋哲元旅长，向其所部下令紧急集合，在西直门站台上车开赴张家口，宋即遵照办理。兵车装好后向冯督办电话告辞，列车即指向张家口。驶行途中即下令给宋旅长面授机宜，如敌方毫无备战状态，我方即在张垣市外南端约半数下车，将全市封锁包围，在可通行处设盘查哨，比较重要路口设军士盘查哨，遇有形迹可疑者送上级指挥部，原则许进不许出。

是日下午约三时，列车已抵达张垣，即照预定计划办理。列车驶往市内，只见变兵抢劫之物堆集商店及居民院中，火焰

熊熊尚未熄灭。快速查清前任部队住在地点，立即派遣所要之兵力分别把守，限时将兵器弹药捆缴指定地址，由负责人检守清楚给付收据，并由商会领导人组织保管委员会。除将随行人员派往各方面机构执行服务外，即将余剩人员按照预定组织都统署办公厅。

斯时全商会及各界代表群众数十人来求见，允之。见面时尽皆号啕大哭，多被变兵烧劫一空诉冤诉苦。余即恳切大大安慰之，并说明余之速来不是为抢官做，乃一是为国家整饬纪纲，二是为安抚被灾难之人民，所以兵贵神速，迅雷不及掩耳的用意在此；如果我要迟迟不来，变兵一抢一跑，恐怕就爱莫能助了。现在所抢劫的东西，我敢保他们一点也拿不走，外面派兵紧密包围，内面组织保管委员会，每人须将自己被劫去的东西开列清单，必要时失主本人持单去领，必有人按着你的丢失点交发还，决不能有多大损失的。他们听了我这番话，得到安慰不小。

在这段经过时期，直接间接得到多方面消息。此次变兵抢掠烧劫，似乎有计划，分区分段预防重复，避免冲突，并且长官佩着值日带子亲临现场指挥的，并未闻有制止拦阻者，由此可以判定他们犯上作乱，纵兵殃民的罪过无可逃避，罪恶昭彰严重，势须依法惩处，方足以平公愤，解群怨。对于此案有关法律事件，援照陆军简明军律，依法处罪。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彻底昭雪地方人民之冤屈也。当即召集营长以上之主官，宣布伊等纵兵殃民，烧杀劫掠，死有余辜之罪状，检点清楚绑赴刑场，就地枪决，明正典刑。

所有抢劫人民之财物，统由戒严司令部协同商会组织之处理委员会，严予管理，并布告市民各区段各户口据实按照损失